

中国古代图腾传播的内容、观念与功能

刘光磊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图腾传播是以图腾为载体的人类早期的传播活动。它传播了人类早期的亲属观、生育观、和谐观、禁忌观和命名观, 具有区分部落群体、维系社会稳定、协调成员关系、传承民族文化等功能。

关键词: 图腾传播; 传播内容; 传播观念; 传播功能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0)02-0119-05

“图腾”源自印第安语具有“亲属”、“亲族”等内涵。这是世界各民族早期共有的文化现象。

“图腾是某种社会组织或个人的象征物, 它或是亲属的象征, 或是祖先、保护神的象征, 或是作为相互区分的象征。”^[1]图腾的实体是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所谓图腾传播就是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知识阐释图腾本身所传播的意义、观念与功能, 为通过图腾意象了解人类社会早期的真实状况提供借鉴。本文试图把图腾作为一个载体, 一种传播古老信息的媒介, 通过图腾媒介传播的信息管窥早期人类的生存状况、思维观念、婚姻状况以及古人对于天地自然, 动植物和自身生命朴素的情感和精神寄托。

一、图腾: 对于自身起源的意象传播

传播是人类自身发展与社会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活动。图腾是原始先民对于自身来源及其归属的意象表达。图腾的出现与传播是推动早期人类向氏族化、部落化与民族化进步的重要条件, 是逐渐由蒙昧向文明迈进的催化剂。图腾作为一种文化媒介, 承载着华夏古老文化起源的最初源头, 向我们传递人类蛮荒时期的文明信息。通过这些图腾意象, 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祖先在远古时代的某些镜像。最早的图腾是动物, 其次是植物和无生物, 它们传播的信息异常丰富。

(一) 动物图腾: 人兽对话的特殊语言

我国古代和近代一些民族中的图腾大多为氏族图腾。黄帝部落有熊、罴、貔、貅、貙、虎

六个图腾。^[2]少皞氏部落有凤鸟、玄鸟、伯赵、青鸟、丹鸟、祝鸟、鸴鸟、鸛鸟、爽鸟、鹡鸰等图腾。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图腾主要有匈奴的黑狼、斑马, 西羌人的牦牛、白马、参狼等图腾。

原始社会时期, 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依赖性极强。由于他们尚不能把自身和自然界清楚地划分出来, 所以常以类比的方法将自身与某些动物联系起来, 特别是看到某动物有某种特长时, 就会很自然地看到彼此间的同一性。各民族有关图腾的史实也传播出那个时代人类历史的真实情景。下面分别以熊、龙、凤、虎图腾的传播为例进行阐释。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生于轩辕之丘, 号有熊氏、姓公孙, 有熊部落首领。战国《竹书纪年》: “黄帝轩辕氏, 元年即帝位, 居有熊。”

“有熊, 今河南新郑是也。”我国北方的考古学发现不断表明, 熊作为崇拜偶像出现在 5 500 年前牛河梁女神庙中, 而且, 与神话传说中的华夏民族祖先黄帝有直接关联。至今鄂伦春族仍称公熊为“雅亚”, 意为祖父, 母熊为“太帖”, 意为祖母。鄂温克人称公熊为“和克”(祖父), 母熊为“恶我”(祖母)。^[3]可以说熊图腾是我国原始社会最早的图腾之一。

在原始文化的传播中, 龙是在我国多民族文化融合中较为普遍的图腾。作为一种神异动物, 龙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 传播着各族先民对自然、人事及自身的强烈愿望与超现实想象, 是我

收稿日期: 2009-02-15

作者简介: 刘光磊(1965-), 男, 山东邹城人,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国古代人民根据美好愿望创造出来的图腾符号。《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明龙是具有多种神性的神秘动物神，传播出古人对种种神奇自然现象因无法解释而赋予的丰富情感。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龙凤》中说：“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人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因为历史上殷夏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4]

随着历史的演进，龙图腾逐渐融入更多的人类想象与期望，增加了更多的神性与人性，进而由生物转向了人君，成为人间至高无上的君主化身。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龙图腾至少传播了如下信息：

首先，龙图腾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加进虚拟性与神性，认为龙是掌管雨水的动物神，能兴云降雨。《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有神，人面蛇身而赤……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独龙。”

其次，龙图腾在传播过程中由动物向人君演化，充满霸气与神异，是天子或君主的象征符号。君临天下，赐福作威。于是龙子、龙孙、龙颜、龙君等相继出现，成为皇室帝苑的专用词。

龙图腾从古自今传播了几千年，其形象与内涵几经丰富至今仍有极强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也是海内外华人凝聚力的体现。

凤是古代汉族崇拜的神鸟，亦非实有动物，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融进其他动物的优点与特长进而成为原始神话虚绘出来的善神形象。凤，据传是由鸟变化的图腾神，《山海经·南次三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说文》：“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大安宁。”

凤是百鸟之王，它能给人间带来祥瑞安宁。

《淮南子·览冥训》认为“凤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风雨不兴，川谷不溢，草木不摇。”而由于它是“羽虫”之长，所以和“鳞虫”之长的龙在传播中渐成一对，一个变化多端，一个德性美好，成了民俗中相辅相成的龙凤呈祥。更由于龙象征阳刚，而原来也有阴阳之分的凤（凤为雄，雌为凰）在与龙相对之后渐成为纯阴的代表。这也是图腾内涵在传播中的演化。

凤图腾在传播过程中集粹了众多鸟禽的特征与优点，融汇了人类的美好愿望与合理想象，融入了国人对自然、人事、理想的种种观念与憧憬。作为自然力的形象化、符号化和审美化，凤图腾融自然之美，人事之美，天人和一等要素而自成一体，是先民和谐自然观的体现，传播的是人的生命感悟、心灵体验、理想追求、精神期待和审美意愿。

虎图腾源自于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阶段，是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相伴而生的，盛行于新石器时代。

原始社会时，中原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曾率包括以虎为图腾的众多部落盟军在阪泉打败了另一个部落首领炎帝。《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实力强大的虎图腾部落在当时是阪泉大捷中的主力部队。

在虎图腾传播的过程中，先民往往根据虎的威猛形象，用于象征军人的勇敢和坚强，多用虎将、虎臣、虎士、虎贲、虎威、虎步等词语形容将士的骠悍勇武。《汉书·王莽传》中记载：“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后亦用虎将作为勇将的通称。从周朝开始，军队中设有虎贲，主要作为皇室的卫队，军官中也有虎贲中郎将、虎牙将军等职，据说“武王戎车三百两（辆），虎贲三千人，擒纣于牧野。”可见虎贲为武王灭纣立下了汗马功劳。虎图腾传播的文化意象往往带有威风凛凛、勇武顽强、坚韧挺拔、不屈不挠、忠诚诚挚等特征，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史上一直是尚武进取的精神象征。

（二）植物图腾：农耕文明的传播符号

中国上古时期的植物图腾大约在旧石器中期，它与动物图腾一起萌发。植物被当作保护本

族或本民族的神秘力量而受到崇拜。尊祖敬祖意识在上古社会极为浓厚,人们对血亲祖先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取得神灵的护佑,维持现存秩序,纪念祖先的功绩,加强共同血缘观念,明确人们之间的辈份关系是人们对植物图腾的崇拜和敬祖祭祀的主要目的。”^[5]植物图腾作为“氏族的神只能是氏族本身,它透过作为图腾的植物得到人格化的表现。”^[6]被古人神化和崇拜的植物,首推“桑”树,这与古代“丝”的应用与发展有关。早在《诗经·氓》中就有“抱布贸丝”的诗句,传播出的信息表明,“丝”作为裁制服装的材料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种桑养蚕抽丝裁衣与先民的日常生活与生存发展息息相关。

其次是谷类植物。稷是中国先民较早培植成功的谷物。陆宗达在《说文解字通论》中认为,稷为五谷之长,稷神又叫田正。邵晋涵《尔雅正义》称:“今北方呼稷为谷子,其米为小米,是犹古人以稷为粟也。”早在上古稷与黍在一起连用,在后来的传播中“稷”成为祭祀百谷之首。《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民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夏之衰也,周弃断之,故祀以为稷。”由于“稷”为五谷之长,所以祭农也就成了祭稷,后来演化为祭祀社稷。

黍稷图腾所传播出的信息表明,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时期,以黍稷为主的农作物栽培技术已经相当完善与成熟,黍稷与中国先民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

(三) 无生物图腾:人与自然对话的新话语

中国古代的第三类图腾为无生物图腾。这种图腾往往是把某类自然物或天体作为与祖先有密切关系的事物而进行崇拜。在羌人中流传着白石图腾,说白石在紧要关头保护了羌人而视为保护神,进而确认它与羌族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

东夷族是中华民族古老部族之一,东夷人中最早的部落是传说中的太皞。太皞同大昊,昊,天也,表示太阳经天而行的意思。……夷人奉太白皞为祖先,自认为是太阳的子孙。^[7]古《山海经》等文献中也有古人以太阳为图腾的记载,因为太阳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人们依靠它来确定耕种与收获的季节。正因为人类受惠于太阳,因此“祭日”便成为古人最主要的图腾习俗。郭沫若认为甲骨文中的“宾日”、“出日”、“入日”就

是殷人对太阳礼拜仪式的记载。《礼记》中“祭日于坛”、“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的记载就是明证。

黄帝也曾以雷电为图腾。《史记·五帝本纪》:“母曰附宝,之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可见,雷电曾是黄帝族的图腾。黄帝氏族也曾以云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周族以月亮为图腾的,“姬周为姬,实寓有‘女和月母’的神话在其中。公刘‘乃觐于京’以前,盖亦尝号称‘月神之国。……姬周以‘月母’为民族大神”。^[8]我国古代许多部族把日、月、星合称“三光”或“天宗”,按时进行祭祀礼拜,一直延续数千年之久。作为古人图腾崇拜的对象,日、月、星等无生命天体流转于中国人的广阔心灵空间,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涵,凝聚着古代先民的生命感悟和审美感情。作为一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无生物图腾与氏族成员所发生的亲缘关系,实际上也传播出人与自然进行对话的中心话语。

二、中国古代图腾的传播观念

在中国古代图腾传播的过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对待图腾的观念,其中包括亲属观、生育观、和谐观、禁忌观、命名观等。

(一) 图腾传播的亲属观

图腾传播的亲属观是指古代先民把图腾当作父母、祖父母或兄弟姐妹等血缘亲属,本氏族或本家族的血亲成员。他们相信,那些动物亲属、植物亲属甚至某种自然现象和人亲属一样具有血缘关系。以熊为图腾的氏族,把自然界所有的熊都看作是自己的血缘亲属;以虎为图腾的氏族,把山林中所有的虎都视为家族成员;以竹为图腾的氏族认为所有的竹均是自己的血缘亲属,认为与之有血缘关系。不过这种观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如蒙古族的狼图腾是经过一个演进过程的,当看到成群结队的狼在无垠的草原上凶悍、残忍,与人为敌时,人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视为与自身同一血统的亲属,但当古人面对群狼在超强的组织纪律下勇敢顽强,所向披靡而又无可奈何时内心则充盈着敬畏崇拜激情,希望自己也成为与狼一样的草原强者。这种由排斥到认同归属的过程是

一个曲折的视图腾为亲属的过程。

(二) 图腾传播的生育观

所谓图腾传播出的生育观,即古人相信胎儿是由图腾魂或图腾物变化而成。此说经长期传播而渐成观念。在上古社会的生育观念里,妇女若要怀孕必须接触、目视图腾或图腾象征物,或吞食图腾物。其中包括感生而孕与吞食图腾而孕两类,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生育观。

感生生育观:是指先民相信怀孕是图腾进入妇女体内受孕的结果。《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郤氏女,曰姜嫄。姜原为帝誉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就是这一生育观的史实记载。

吞食图腾的生育观:是指相信妇女怀孕是吞食了图腾物所致。《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誉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可为例证。

以上史实传播的信息可以看出古人对自身的生命来源尚无正确认识,在有限知识范围内把最神圣、最美好的愿望寄托于本氏族的图腾物,认为人的生存繁衍与图腾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这一观念中,古人既神化了生命来源的不同寻常,也寄寓了神妙莫测的生命力量。

(三) 图腾传播的和谐观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亘古以来的永恒命题,原始先民已经领略到这个道理。他们向自然界获取生存繁衍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在尽力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北方的鄂伦春族原始狩猎是以生存的意志向自然不断索取,但在其价值理念中却存在某种与自然相互依赖、循环的观点,这表现在他们只向自然索取确实需要的那部分,并保证生物再生的可能。他们在狩猎时不打怀孕、正在交配和幼小的野兽,采集过程中对长满山丁子、稠李子的树木也十分爱护。鄂伦春族这种将动植物视为自己亲族的古朴的生态观念是值得现代人崇敬和效仿的。我们只有在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才能获得自身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外部资源。

(四) 图腾传播的禁忌观

图腾传播中的禁忌包括禁打、禁杀、禁食和禁止图腾内婚等,是现代法律规章形成的萌芽。禁打、禁杀、禁食除了把图腾视为血亲同类,还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这些物种。图腾群体内禁婚,也可视为早期的习惯法和婚姻法。禁止同一图腾群体成员之间相互通婚,每一成员都必须必须在其他图腾群体中寻找配偶,这些禁忌促成了氏族的形成,消除了血亲婚配带来的危害,对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来法律观念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五) 图腾传播的命名观

上古的姓是氏族名号,同时也是一种外婚血缘组织的标识符号。《说文·女部》:“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关于命名的目的,《白虎通·姓名》认为在于“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为重人伦也。”《通志·氏族略》也认为:“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

许多古姓的来源就是图腾物。“端初的姓实质上乃是图腾”。^[9]“姓实即原始社会之图腾。”^[10]《史记·殷本纪》:“帝舜乃命契,……封于商,赐姓子氏。”《史记·秦本纪》:“(秦之先祖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图腾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姓氏,作为区别于其他氏族或部落的标志,通过逆向传播也可寻到现代姓氏的源头。

三、图腾传播的社会化功能

传播的功能是指传播活动本身及所传播的信息在受众群体中的作用与影响。图腾传播在原始社会的社会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氏族成员的共同意识,是维系、联结氏族成员的精神支柱,是联结氏族成员心灵的纽带,紧紧地吧氏族成员凝合在一起,形成氏族、部落乃至社会群体。

(一) 区分群体的功能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各群体之间的交往也愈来愈频繁。导致各

群体之间常常会互相混杂，难以分辨。当时已存在的图腾名称和图腾标志便在社会中发挥其职能。通过它，人们可以准确无误地识别群体，防止本群体成员流向他群体，使自己群体的力量受到削弱，保障群体不断繁衍和壮大。在一些民族中，其他图腾文化特质早已荡然无存，唯图腾名称和图腾标志一直保留至今，究其原因，是与图腾的传播功能分不开的。

（二）维系社会组织的稳定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原始人只有在彼此联合，相互协作中才能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是越不独立，越从属于更大的整体。”^[1]因此，原始时代的人们一般不会幻想自己有在集团之外生存的可能，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群体团结紧密，相互依存。而共同的图腾观念、共同的名称和共同的标志便具有巩固集体、加强团结的作用。这些文化要素自然会使群体内人们形成一种向心力，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成为联结人们心灵的纽带。

（三）协调各成员之间的关系

自然环境与氏族、部落内外的环境处在经常的变动之中，氏族、部落成员对待自然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只有在图腾的标志下才能形成一致的认识与行为，图腾传播则在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维系整个社会群体的存在与发展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四）传承氏族文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图腾作为一个氏族、部落、民族带有血缘宗法因素的标志在从前一代人手中传递给下一代的同时也传递了带有血缘宗法色彩的文化。在前人将图腾所蕴含的观念、经验、智慧、知识通过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这一标志所承载的意义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创造。我国古代的龙凤图腾的传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征。

参考文献

- [1] 何星亮. 图腾与中国文化[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7.
- [2] 司马迁. 史记·五帝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3] 王为华. 鄂伦春族图腾文化: 人类远古的幻想和寄托[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8(2): 144-146.
- [4] 闻一多. 闻一多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 [5] 王宁. 中国文化概论[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13.
- [6] E·杜尔凯姆.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5: 61.
- [7] 田昌五. 古代社会形态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 [8] 丁山.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75.
- [9] 董家遵. 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27.
- [10] 李玄伯.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M]. 上海: 开明书店, 1949: 47.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On the Contents, Ideas and Func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otems

LIU Guang-l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otem dissemination was the earliest communication of mankind by use of totem. It spread human concepts about relatives, reproduction, harmony, taboos and nomination. Meanwhile it possessed the functions of differentiating tribes,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coordinating relations, and carrying on ethnic cultures.

Key Words: Totem dissemination; content; ideas; function.

(责任编辑 王 抒)